

大脸猫
爱吃鱼

著

青丝漫绾芳心乱
缘灭缘起冤家结
不过玉狐怨
终是两情悦

狐裳

H U
SHANG



狐蒙

H U
SHANG

大吃脸
鱼猫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狐裳 / 大脸猫爱吃鱼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06-7090-3

I. ①狐… II. ①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4092 号

责任编辑: 郭 瑛 边 静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部)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字数: 344 千字

印张: 21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第一章	初识	001
第二章	自恋	014
第三章	吵架	027
第四章	救人	041
第五章	纨绔	054
第六章	老太	068
第七章	见官	080
第八章	耍人	093
第九章	教训	106
第十章	陆家	118
第十一章	救人	131
第十二章	看上	143
第十三章	教训	156

第十四章	烧烤	169
第十五章	受伤	182
第十六章	无聊	194
第十七章	提亲	207
第十八章	遇刺	220
第十九章	练功	233
第二十章	代价	247
第二十一章	告白	260
第二十二章	内力	273
第二十三章	出嫁	286
第二十四章	隐瞒	303
第二十五章	幸福	317

第一章 初识

某日清晨，一间布置得简洁古朴的书房内突然传来一声暴吼，伴随着要吓死人的吼声的是砚台落地摔碎的声响。

“岂有此理，这陆家简直欺人太甚！”顾家家主此时正气得胡子乱翘，眉毛也跟着根根翘起来，两只眼珠子瞪得像是要突出来，好不吓人。

门外守着的下人被突来的动静吓得猛地一激灵，见情况不妙，火速跑去请夫人过来灭火。

不一会儿工夫，一位三十出头，鹅蛋脸，风韵犹存的艳丽妇人匆匆赶了过来，屏退下人独自进了书房。

“老爷，何事生这么大的气？”顾夫人一进书房，见到满地狼藉及一脸暴怒的丈夫后，眉头立刻皱起来，担忧地上前扶住他胳膊问道。

“夫人，你看看这个！”顾丰年将差点儿被他撕掉的信件递给妻子，然后将一颗刻着勉强能看出是“顾”字的破石头也一并递了过去，气恼地道，“那陆家污蔑裳儿清白，抹黑我顾家门风，执意退婚，刚刚他们家管事上门送来了陆老儿的亲笔信，连当年的结亲信物都一并退回来了！”

十多年前定亲之时意气用事占了大半，当年顾丰年是个穷小子，酒酣耳热之际，一听与他有过命交情的兄弟想与他结亲，喜得当场便同意了。

激动地摸遍全身寻不着像样物事，两人商量过后，最终在他们浴血奋战过数次、击退无数敌军那个充满了纪念意义的战场上用心挑了颗长得最为光溜的石头，醉眼昏花之下用匕首在上面刻了个七扭八歪的“顾”字。

自古以来就没有哪条法律明文规定结亲信物不能是石头对吧？是以这颗被顾丰年做了“特殊标记”的石头成了他给予陆家的结亲信物。

而陆家家主当年已经家底颇丰了，但是行军打仗难免身无长物，于是

纠结半日最终肉痛地掏出身上仅有的值钱物——一把桃木梳，这桃木梳是作战前夕他自爱妻那里偷来以慰相思之用的，本来很不舍，但谁让他们都喝醉了。脑袋一热，为体现它不同于天地间广大桃木梳的独特之处，大手一掰，将心爱的梳子掰断了好几个齿，于是一把狗啃似的梳子成了陆家给顾家的结亲信物。

“说裳儿光天化日之下与一名男子……搂搂抱抱？”顾夫人看完了信，不可置信地望向脸色铁青的丈夫，然后又重新去看信上的字，怀疑自己是眼花看错了，结果事实证明，这些字拆开了她认得，合一块儿依然认得，就是退婚，理由是他们的女儿顾裳是淫娃荡妇，陆家不能让这样的媳妇进门。

“就是，咱家裳儿除了爱鼓捣一些毒药迷药出来吓唬人，哪里不好了？长这么大她连年轻男子的手都没摸过！”顾丰年气急之下声音很是洪亮，高高壮壮的个子，黑方脸膛，铜铃般的大眼睛瞪起来能将胆小之辈吓得腿软。

顾夫人脾气不好，闻言将信揉成一团用力往地上扔去，怒道：“这陆家近几年成了皇帝面前红人就愈发地不像样了，是觉得咱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不想娶裳儿了。他家不想娶直说就是，我们顾家难道还会死赖着他们不成？拿一个未出阁女子的清白说事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算是见识到什么叫卑鄙无耻，什么叫颠倒黑白了！”

气得太狠了，顾夫人话一说完手掌往书桌上一拍，顿时一个鲜明的手掌印留在了桌子上。

书桌是顾丰年花大价钱命人特地做出来的，质量比普通货自是要好得多，不然女主人一记铁砂掌下来，桌子早塌了。

这顾夫人可不是一般人，她年轻时是混江湖的，一身的好功夫，当年在江湖上还颇具名气呢，人称“毒蜘蛛”。

顾丰年见心爱的书桌留下个掌印，心疼得眉毛跳了三跳，不着痕迹地将柳眉倒竖的夫人带离书桌，扶至一旁的椅子上安抚：“夫人别气坏了身子，那姓陆的就算是一品大员，我姓顾的也不是好惹的。咱闺女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进京去陆家找他们算账！”

顾夫人闻言眼角一挑，恼火地踹了丈夫一脚：“谁让你当年胡乱给女儿定娃娃亲的？还拿石头跟姓陆的畜生交换信物，有你这么将女儿亲事当儿戏的爹吗？我警告你姓顾的，若是咱闺女成了笑柄最后嫁不出去，我跟你没完！”

“这个……这个解释多少次了，当年不是喝醉了吗？”顾丰年心虚地抹了

抹额头上的汗，不敢正眼看暴怒中的夫人，女儿亲事上他确实理亏，多少年了，他都不敢对外说给陆家的结亲信物是块儿破石头，丢不起那个人啊！

即便是两个穷要饭的给儿女定亲都不一定会拿破石头充数吧？起码也得是只破碗不是？悔不当初啊！

若陆家与他们顺利成为亲家还好，他还能以给女儿定下个家世好模样好的夫婿而自豪地说：“石头怎么了？别嫌弃人家个头小，天生它材必有用啊！”

如今闹这么一出……

顾夫人又踹了顾丰年小腿一脚，不解气，伸手又在他胳膊上重重拧了下，骂道：“这事你去摆平，陆家不给个交代，咱们就去告御状。我宝贝闺女可不能任他们这么糟蹋。”

“这个自然。”顾丰年忍着疼大声保证，眯起眼道，“我顾丰年虽说已经弃官从商，但我顾家堡可不是任人揉捏的蚂蚁，想大康朝精良的战马都是出自我们顾家，他陆家带兵打仗若没有好马，在战场上也只有被砍的份儿。就凭这点，他陆家在我顾家面前也休想拿鼻孔看人。”

顾夫人眯起眼思索一会儿，道：“不行，忍不下这口气，我随你一同上京，想想我有多少年没给人下过毒了，是时候重拾老本行了。”

顾丰年闻言猛一哆嗦，张了张嘴，最终反对的话变成：“娘子说了算！”

陆家来人去顾家退亲一事不到一日工夫便传散开来，于是顾裳晚上的时候已经听说了这件事，那时她正思索让人在毫无痛感的情况下牙齿瞬间脱落的药要怎么配。

“小姐啊，你还有心思想毒药？天都要塌下来了！”小丫环绿豆哭丧着脸跑过来，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摆弄药草的小姐。

顾裳斜睨了急得要死的丫环一眼，酷似顾夫人的艳丽脸蛋不见丝毫的难过与气愤，慢条斯理道：“多大点儿事？不知道你家小姐我巴不得不嫁人呢？”

“小姐！女子被退亲可是天大的事！”绿豆急得直跺脚，恨不得将眼前的草药一把火烧了。

“别瞪了，越瞪越像颗豆。”顾裳心情很好地打趣道。

会给她起名叫绿豆，是因为第一眼看到她就觉得这丫头眼睛圆圆像豆子，个头矮还胖，身材也像颗球，偏偏当时穿的是绿衣服，于是便给她起名

叫绿豆。

刚刚在黑暗中看见迈着小短腿跑来的绿豆，差点儿眼花地以为那是长了腿的大西瓜。

“小姐。”绿豆被调侃得都没脾气了，她气的是陆家退亲的事，看自家小姐那优哉游哉的样子便知她还不知细情，咬了咬牙心一横说道，“小姐怕是还不知陆家以何理由退亲的吧？”

“哦？难道不是因为顾家门户低，他陆家想娶官家女而退亲的？”顾裳讶然地放下手中草药，终于正眼看急得差点儿给跪下的丫环了。

“当然不是！那陆家的管事煞有其事地说，他与陆三少爷在临河县办完事回程途中‘亲眼’见到小姐与一个……一个男人衣衫不整，在做那等……那等羞耻苟且之事，以陆家绝不允许品行不端之女进门为由前来退亲。”绿豆一口气将憋了半日的话吐出来，说完痛快了许多，但随之而来的又有些不安，自家小姐的脾气……

“什么？！”顾裳霍地站起身，凤目圆睁，“你所言属实？”

“自然属实，老爷气得当场命人将那管事打断了腿扔出正门，老爷夫人都很生气，扬言要打上京城一把药毒死那一窝姓陆的呢！”

顾裳闻言两手一拍，眯起眼磨着牙冷笑：“本姑娘也很生气，毒死那一窝姓陆的这档子好事岂能少得了我！”

绿豆眼皮子跳了跳，突然目露惊恐地道：“小姐，那陆家老爷如今可是一品大将军，很得圣上器重，若是被毒死了，龙颜大怒之下不会诛了顾家九族吧？”

最后一句话带上了哭腔，绿豆无比后悔自己嘴巴快，没人敢在小姐面前说陆家污蔑之事，她怎么就不能忍忍呢？小姐以后知道那也是以后的事啊。

“笨啊，不会偷偷摸摸下毒吗？谁家做坏事还敲锣打鼓地闹得人尽皆知？”顾裳像是看白痴一样数落脑子不甚灵光的丫环，每次面对绿豆，她都有一种自己被智慧包围的优越感。

绿豆眨眨眼，迟疑地望着一脸鄙夷的小姐，小声问：“可是退亲后，人人都知道我们顾家与陆家有仇了，陆家出事，难道朝廷不会第一个怀疑我们？”

这次换顾裳恨铁不成钢地瞪绿豆：“那姓陆的老家伙带兵多年，手上染血无数，仇人遍布天下，哪日咽了气，人们也只会想是哪个死在他战马下的人大仇得报，怎会就想到我们身上？再说你就这么看不起我和我娘的本事？我

们若想毒死谁还会让人看出来？”

有道理啊，绿豆想了想，觉得自己是杞人忧天了，夫人可是厉害得连老爷那等铁铮铮的汉子都不敢得罪，脸上终于放晴，拍马屁道：“小姐你真聪明！”

“这还用说，当人人都像你这么笨啊？”顾裳轻哼一声，挥了挥手命令道，“将草药收拾好。”

被嫌弃了的绿豆委屈地撅起嘴，不满地腹诽：“跟着个不聪明的小姐，丫环不笨才怪。”

要说这顾家堡，可一点都不普通，名气大得很呢。

天下十之八九的人都有所耳闻，知情的还会竖起大拇指夸赞个几句。

顾家堡令人津津乐道的第一件事，是顾丰年十多年前在立了军功前途一片大好之际，突然辞官离京养马去了，这等行为令无数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只听说经商的做梦都想当官，还真没见过哪个傻帽好好的官不当跑去做买卖的。

顾丰年就是这么个“傻帽”的人，他辞官后很多人等着看他笑话，结果让众人失望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用实力令那些等着看他笑话的人大跌眼镜，顾家堡养的马天下一绝，入账的银子数不胜数，让人嫉妒得一个个红成了兔子眼。

朝廷为了作战时本军实力更强对顾家堡很是重视，于是虽说顾家堡堡主没有官袍加身，却以平民的身份享有为官者的待遇与荣耀。

不仅如此，顾家堡内有很多当年随着顾丰年一同打过仗的人，各有各的本事，训练出的手下个个身手不凡，于是一个马场不但日入斗金，还养了一大批身手厉害的打手，就因实力过于不凡，别人家养马卖马的顶多叫某某马场，偏就顾家的名号响亮霸气上档次，被人尊称顾家堡。

而最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则是顾丰年和他夫人的情事，他们二人当年成亲时，一个只是浑身热血想保家卫国的普通小兵，一个则是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女魔头，原本不搭边的两人却很稀奇地结合到了一起，偏偏还多年来恩爱得很。

“说什么顾堡主专情，我看都是狗屁，他是怕找了别的女人会被他夫人一把药毒死！”

“这倒不一定，谁不知顾夫人艳若桃李美貌非常？当年人家可是江湖第一娇啊！如今不但不显老还更有韵味了。妻子美成这样，等闲姿色的女人能入得了顾堡主的眼？”

“你们说得都不对，要我说啊……”

顾家当家夫妇的事不管何时何地都会有人谈论，关于他们两夫妻恩爱十数年如一日的事，众人猜得不亦乐乎，说什么的都有，还都觉得自己说得对，赶上有脾气不好的都能为此吵起来。

其实若问顾裳她爹为何对她娘那般专一，她一定会自豪地回答是因为她娘人称“毒蜘蛛”，哪怕以万贯家财相邀让外面的女人爬她爹的床都无人敢应，钱再好也没命重要不是？

这都不用顾丰年洁身自好，根本就没有女人敢接近她，曾经有次顾裳父女俩外出，她亲眼看到，一名女子不小心撞了顾丰年胳膊一下，立马吓得跟撞了鬼一样，两眼一翻就躺地上了。

有句话说得好，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很有远见的顾夫人在宝贝女儿刚会爬时便开始灌输顾裳的一条“真理”就是：若想震住野女人，令她们怕得不敢染指你的丈夫，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下得一手好毒。

这个很具“蜘蛛风格”的教育方式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顾裳琴棋书画女红等等技能一律拿不出手，唯独会下一手好毒，那身毒术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顾裳去上房时，顾夫人正眼圈红红，伤心地抽泣着，而顾丰年则一边安慰夫人一边拧眉叹气。

“爹，娘，你们怎么了？”长达十年没见母亲哭过的顾裳一进门就吓着了。

顾夫人摇了摇头，神色复杂地望着顾裳，张口想说什么，结果眼泪立刻掉下来。

“娘……”

“唉。”顾丰年一脸伤感，欲言又止道，“我与你娘怀疑……”

“别胡说。”顾夫人打断丈夫的话，擦了擦眼泪拍拍顾裳的手道，“那陆家不娶你是他们的损失，我们顾家也不屑再与他们有往来，凭你顾家大小姐

的身份不信嫁不了比陆家老三更好的男人。过段时间你爹和我再去京城收拾那陆家，现在有更要紧的事去做，我与你爹要去临河县一趟。”

顾裳更为迷茫了，不解地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事我与你爹只是怀疑，就先不说了。”顾夫人道。

顾裳了解自己的娘，她不想说时谁也强迫不了，是以忍下疑惑不再问。

“你爹已将堡里的事都交代好了，你弟弟过两日就会回家，我与你爹明日一早出门，短日内回不了家，你在家要乖乖的知道吗？”顾夫人说起正事来就不再哭了，正色地道。

“知道。”顾裳低下头应道，被浓密睫毛遮挡着的眼珠子开始乱转。

自己的女儿他们最了解，见顾裳这么听话地应着，顾丰年夫妇对视了一眼，均在对方眼中看出了无奈。

“裳儿，还记得我们为何给你起这个名字吗？”顾丰年问。

“记得。”顾裳抬起头平静地道，“当年娘生下的是双胞胎，因有句话叫‘人靠衣裳，马靠鞍’，爹娘想让我们姐妹两人不靠衣裳也能美若天仙，便起名管姐姐叫顾衣，我叫顾裳。可惜姐姐命薄，三岁那年不幸落下山没了。”

顾夫人闻言眼圈再次红了，一个没忍住，捂住唇开始掉泪。

顾丰年眼圈也泛红了，拳头握了又松，松了又握。

“女儿不该提姐姐。”顾裳见爹娘伤心，自责得眼睛也红了，三岁以前的事她都不记得，只知道双胞胎姐姐三岁时没了，别的都不清楚，因为顾衣这个人算是顾家堡的禁忌，所有人都刻意避开不谈。

“不怪你，是我先提起的，你姐姐命苦，我们都亏欠她太多了……”顾丰年说着说着便侧过身去，仰起头来久久不动。

顾夫人瞪了顾丰年后脑勺一眼，抱怨：“好好的，谁让你提的！”

顾丰年叹了口气，这不知是今晚以来第多少回叹气了。

事态不寻常！顾裳秀挺的眉皱起来，她已经十六了，但是爹娘还总将她当成是长不大的孩子，什么事都瞒着她。

“女儿还没说完，当初爹娘给我们姐妹俩起这个名字是想让我们天生丽质，不靠衣服来装扮就很美，好在女儿的样貌随了娘，天生就是美人胚子，你们当年的期盼成真了。”顾裳想说些俏皮话缓和一下气氛，结果话说完了发现她爹娘根本就不捧场。

顾裳后来又说了些俏皮话，结果效果均不好，见爹娘都在为心事忧虑没

工夫搭理她的样子，也没心情再待下去，灰溜溜地起身离开了。

“老爷，我真希望我们这次出行能、能……”

“我也希望我们猜对了。”顾丰年揽过妻子，夫妻二人不再说话，均诚心祈祷起来。

“究竟是什么事令他们一晚上都神不守舍的？”回房后顾裳一直惦记着这事。

“小姐别想了，洗洗睡吧。”绿豆脑子不好使，不想思考复杂的问题，于是劝明明也不聪明但总自认是聪明人的小姐去睡觉。

顾裳白了她一眼，挥挥手轰人：“你困了自己去睡，我这还有大事要思考。”

绿豆暗地里撇撇嘴，出去时忍不住腹诽：你就不是思考大事的人！

绿豆不愧是伺候顾裳多年的贴身丫环，顾裳还真就不是思考大事的人，绿豆出去没多久顾裳就决定不去想了，往床上一扑倒头就睡。

次日一早，顾裳醒来得知，天还没亮爹娘便骑快马出门了。

顾裳没说什么，用过早餐后听下人通传陆家那个被断了腿的管事拄着拐杖来了，此时正在门口与守门的侍卫吵架。

“来要陆家的信物吧？”顾裳将顾丰年让下人清早就送来的断齿桃木梳拿出来，递给绿豆，“这丑死了的东西我还真嫌弃，甩那瘸子脸上，让他滚。”

“是。”绿豆早气得一肚子火，接过破木梳便迫不及待地跑走了。

顾丰年夫妇不在堡内，上下事务都由各自的管事负责，这些都无须她操心，何况没几日她那个人精弟弟就回来了。

等绿豆兴冲冲地回来，还没等开始八卦她是如何将陆家管事骂跑的，顾裳便下令：“快去收拾东西，我们用过午饭便出门。”

“去哪儿？”绿豆一脸错愕。

“京城，我新配的几样药记得带上，别傻愣着了，快去。”

“哦哦。”绿豆忙滚去收拾行李了。

用过午饭，顾裳换了身简洁的衣服，带着提两个包袱的绿豆出门了。

临出正门时，跟随顾丰年多年忠心耿耿的老管家过来送上两张一百两银票，严肃着脸转达顾丰年交代的话：“堡主和夫人早料到小姐会出门‘办事’，交代小姐在他们回来前万万不可擅自夺取陆家人性命，切记，切记。”

原来爹娘猜到她要上京了，顾裳暗暗佩服二老的神机妙算，同时又不满他们的叮嘱，嘟哝道：“他们是怕我学艺不精被人抓到？”

老管家腰板挺得笔直，恭恭敬敬地道：“堡主说陆家的事很可能存有误会。”

“误会？”顾裳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般，嗤笑，“那陆家的管事刚滚没多久吧？他骂了本小姐什么你们不知道？”

“小姐……”

“好啦，不用说了，我自有分寸。”顾裳说完，催促着绿豆快速离开了顾家堡。

爹娘真是多心了，她一个花朵般纯洁美好的小姑娘哪里会害人性命？平时嚷着要毒死一窝姓陆的也只是过过嘴瘾罢了。

“害人性命这等有损阴德的事本小姐不会轻易做的，不过嘛，敢得罪本小姐，那可就要吃不完兜着走了。”顾裳轻轻抚了下藏于袖口处的各类药粉，笑得有些瘆人。

绿豆见状忙义愤填膺地道：“就该如此，小姐不知那陆家管事口中的话有多难听，不是都说京中当官的都很道什么貌岸然吗？连府中的下人都假得很，怎的那瘸腿管事嘴巴那么脏，吐出的话就跟在茅坑里滚过几个圈似的臭！”

“气着你了？那好，咱们遇到他时正好让他试试本小姐新做出来的药，看能药掉他多少颗牙。”顾裳笑得好不灿烂，对于被退亲一事她半点都不伤心，好比卸下了个大包袱般自在，若非陆家往她身上泼脏水，她都要对他们感激涕零了。

“那陆家就是势利眼，当年陆老头子与老爷都一样是小兵，后来老爷进京封赏做官那两年与陆家明明处得很好，谁想老爷一辞官为朝廷养战马，那陆家便嫌弃顾家了，可恶！”绿豆亲耳听到陆家管事口出污言，对陆家可谓是厌恶至极，人家一品大将军在她口中成了臭老头子。

“你这边骂陆家，陆家那边说不定也在骂我们呢，你想想，当年顾、陆两家门楣一边高，结果我爹突然辞官从‘仕’变成‘商’，那陆家则一路高升成为今日的一品大将军，以后说不定还能封侯，他们对顾家有不满情有可原，只是为了退婚造谣我不检点那就没道理了。”顾裳慢悠悠地骑在一匹通体雪白的宝马背上与绿豆说话。

顾家堡以养马驯马闻名天下，顾家几位主子的坐骑均是千金难求的好马，此时顾裳骑的便是能日行千里的名驹，是她及笄时顾丰年送她的礼物。

绿豆骑的马要普通些，但比市面上卖的马好上许多，主仆二人不急赶路，挑的路较为好走且赶路速度并不快。

走着走着，绿豆突然问：“小姐，哪边是北来着？”

天突然阴下来，看不到太阳哪里分得出东南西北呀。

“你不记得方向了？”顾裳眼睛瞪过去，气急败坏地斥道，“猪脑子啊！让你记方向你都想什么呢，还不赶紧找个人去问！”

绿豆很委屈，她方向感不好，偏偏她家小姐比她还不如，一心要冲去京城的小姐还坚持不带别人，她们两个大路痴要一路问着去几千里外的京城，光想想就觉得心好酸。

“这位大叔，请问去京城走哪条路？”绿豆牵着马问正挑着柴火走过来的老大爷。

“去京城？哎哟，那可远了，得往北走十几里地去那边的码头坐船。”老大爷中气十足地回道。

绿豆闻言抓抓头不好意思地问：“那个……哪面是北？”

老大爷：“……”

不远处的顾裳在老大爷疑似鄙夷的视线望过来时立刻将头扭向一边，背着手看起风景来。

“你们现在走的是往南的路，往回走就是北了。”

顾裳与绿豆闻言大惊，彼此交换了个不可置信的眼神，她们是怎么走南边来了？明明刚出顾家堡时是往正北方向走的啊！

得了指引，主仆两人在老大爷怜悯的目光注视下灰溜溜地掉头往回走。

“记住了哪面是北，别又走错了！”顾裳拿眼剌一副羞愧脸的丫环。

“指望奴婢记路还不如指望小姐自己呢。”绿豆深觉丫环不好当。

顾裳瞪向敢顶嘴的绿豆：“什么都指望本小姐，要你何用！”

绿豆敢怒不敢言，硬着头皮全神贯注地记路，唯恐一个不注意又走错了。

明明堡主和夫人都是方向感极强，孤身一人去几百几千里外的地方都不会迷路，连少爷也是如此，偏偏顾家大小姐是个异类，出了家门就认不出东南西北了，换成一般人不认路能不出门就不出了，偏她家小姐是个奇葩，爱出门不说，还只带她这个出了家门哪儿都找不着的窝囊丫环。

天阴得厉害，眼看要下雨了，两人没往远走，在附近的一家客栈停住，准备休息一晚再上路。

店小二自顾裳手中接过马绳，眼睛发亮地看着眼前通体雪白的马，忍不住赞道：“好马！今日运气好，接连看到两匹好马。”

顾裳没在意，带着绿豆进客栈要了间上房，因要下雨的关系，客栈房间有些紧张，她们运气好要到了最后一间上房。

两人均已做过简易的改装，顾裳在眉眼间涂了些自己研制的药水及脂粉，原本很精致艳丽的眉眼立刻减分，勉强称得上秀丽，又往脸上扑了些薄粉，于是像剥了壳的鸡蛋般白嫩的脸变得黯淡了。

一番涂抹下来，顾裳已经自一个肤色白皙的艳丽美人瞬间变成个肤质一般的清秀女子。

至于绿豆原本就姿色普通，于是随意换了个偏男式的发型再穿上黯色的衣服，整个一假小子。

正当两人走到房前推开门准备进屋之时，隔壁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一名身穿白衣手执折扇的年轻男子走了出来。

主仆二人下意识地侧头望了眼，结果立刻像被点了穴般纷纷定住，瞪大眼珠子望向那名男子。

不怪她们像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帽似的，实在是这男子长得太好看了。

身姿挺拔，周身泛着清贵之气，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握着扇柄缓步自房内踏出，他一出现周遭的光线都变得暗淡了，仿佛只有他站立的地方才是最为耀眼的。

男人俊挺的五官仿佛精心雕刻过般令人舍不得移开视线，过分好看的黑眸在瞟过来看到顾裳主仆二人时剑眉轻皱，眼中快速掠过一丝厌恶，不愿多看，移开视线转身走开。

捕捉到那抹厌恶的顾裳立刻回过神，嗤笑了声不悦道：“这人的衣服真心不错，套在驴子身上想必都能引人多看两眼。”

绿豆有些站立不稳，摇摇晃晃地靠在自家小姐身上，眼睛还猛盯着缓步走远的男子身上看，拆台道：“奴婢想请教无所不能的小姐是如何做到在对着人家衣服流口水时还看清对方什么眼神了？”

顾裳推开见到美男就站不稳的绿豆，抬手一个爆栗上去：“你都说本小姐‘无所不能’了，居然还问这么蠢的问题！”

“小姐！”绿豆揉着被敲疼了的脑门，哼唧了两声，敢怒不敢言地跟进去将房门关上。

这间上房很宽敞，有张双人床，正好够顾裳和绿豆睡。

顾裳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托腮望着整理行囊的绿豆，语重心长地教育道：“绿豆你这样可不行啊，见到长得好的男人骨头都软了，到时真遇到那姓陆的怎么办？听说他长得人模狗样的，别到时口口声声要帮本小姐报复陆三的你花痴地给他跪了。”

“奴婢是那等没有节操的人吗？”绿豆感觉自己的人格被污辱了，气急败坏地道，“奴婢刚刚只晃了下神，那也是见了太久太多的丑男，猛然间看到那么个大个美男一时激动了嘛！”

“哦。”顾裳拉长了音，眯起眼上下打量脸蛋还红扑扑的绿豆质问道，“你的意思是我爹是丑男？”

绿豆差点给跪了：“冤枉啊小姐，奴婢可不想被夫人毒死，否则小姐上哪儿找像奴婢这么可爱又衷心的小丫头啊？”

顾裳欣赏够了绿豆大受惊吓的模样，善解人意地道：“我也舍不得你被我娘毒死，这么着吧，你高喊十句‘老爷是美男’，我就原谅你。”

绿豆闻言半点犹豫都没有，腰板立刻挺直，为表诚心扯着嗓子高喊起来：“老爷是美男！老爷是美男！老爷是……”

很快十句就喊完了，绿豆摸摸有些犯疼的喉咙可怜巴巴地问：“小姐，奴婢的诚意您感觉到了吗？”

“嗯。”顾裳点一点头，刚要开口说话，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了起来。

“谁？”绿豆满腹的恼火突然寻着了发泄的渠道，跑到门口一把拉开门叉腰怒斥，“哪个没礼貌的家伙……哎哟。”

门外站着的是名瘦高个子黑脸膛的年轻男子，因敲门敲得急，门猛地被打开后他收手不及正好敲在绿豆头上。

绿豆捂住被敲疼的额头，小绿豆眼登时爆发出吃人的怒火，张口要骂人，结果被对方抢了先。

“我家少爷让我捎句话给二位：‘花痴本无罪，但还请低调点为好，吼得人尽皆知不仅丢人还扰人清静’，话已带到，打扰了。”瘦高男子连声道歉都没有，说完立刻离开。

顾裳看着快气疯了的绿豆，轻咳了下不厚道地说：“看看你，非要那么大